

李梓良「酒精彩」捕捉花之綻放 以大美載意 繪出生命能量

藝術家畢生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「美」。隨着藝術生涯中不同階段的過渡以及各種藝術形式的表達，藝術家的作品多少見證了其內心世界的起伏與成長。在經過生命的歷練與沉澱後，藝術家的作品不但爆發生命力，也展示出個人對「美」獨特的嚮往與憧憬。「單純和感恩的心自然流露出來的情感，就是最自然、真實的美。」藝術家李梓良如此定位「美」。

文、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：陳苡楠

以傳遞美善作為驅
動畫筆的動力，

藝術家李梓良將2018年到2019年之間的系列創作「結他花園」以及「一瓶花」搬到大眾的眼前。名為「溢流之美」的畫展，顧名思義將藝術家對「美」的看法與定位糅合到作品當中，並以花和自然來作為創作的主軸，來訴說藝術家對生命的反思與態度。畫展「溢流之美」由即日起到12月18日分別於梓桐堂以及K11 MUSEA Liliium同步舉行。而展示於K11 MUSEA Liliium的「一瓶花」系列作品，就帶來了十四幅利用「酒精彩」作為基礎顏料的畫作，並借助花朵作為主體來探討一個生命的歷程。「花朵很快讓人看見燦爛的時刻，但也很快消逝。」即使花朵生命的短暫讓李梓良不禁感嘆，但他卻非常欣賞花朵在僅有的時光仍然盡力去綻放、變得燦爛，甚至在花瓶中尋獲一種安穩的狀態。

創作「一瓶花」系列

作為陶藝家，同時也是一名畫家的李梓良，本次展覽雖然只帶來了他的畫作，卻將陶藝中的靈魂帶到每一幅作品當中。有別於過去利用水墨、水彩或者油畫來描繪，李梓良這次運用罕見的酒精彩作為繪畫的主要材料，將簡單且不經意的方式和渾然天成的感覺注入畫作當中，顏色雖然互相重疊，卻不失原來的個性、互不影響。「我希望它們像瓷器一樣，畫、物料之間盡量做到互不干擾。」李梓良憶述創作的時候嘗試用不同材料、紙張、筆和描繪的方法，在摸索的過程中遇見「酒精彩」，就對其效果感到非常滿意。「水彩並不能做到如此強烈的色彩，而油畫則太過厚重，所以只有『酒精彩』才能呈現我內心所想的質感，帶來一絲絲的透明感。」而當被問到陶瓷和繪畫創作分別給他帶來什麼樣的體會，李梓良就覺得兩者互補的關係，相比陶瓷創作，畫畫顯然能將情感更精細地展現，彼此之間互相平衡。

「一瓶花」系列的作品帶來了充滿色彩與能量的視覺觀感，讓觀者步入展覽廳的時候就有煥然一新的體驗。系列作品分別在畫作中帶來了十四盆鮮花，鮮花都被安放於一個個藍色的花盆中，李梓良直言這真實呈現了自己內心的狀態。「我喜歡

花、植物和大自然，但不喜歡到處跑。」李梓良作品的一朵朵花被插在花瓶當中，它們不但在交錯中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和美感，也給人帶來一種踏實、安穩的境界。

以作品釋放內在情感

作為畫作的創造者，李梓良覺得自己就像畫中的花朵一樣，沒有在一個空間徘徊，反而穩妥地安守在屬於自己的位置。「我可能已經想靜下來。」李梓良認為，花朵是從哪兒來都不重要，他在乎的是花朵在短暫的生命中，仍然凝聚僅有的力量，把握最燦爛的時刻，給人發放自己的生命力和能量。「我以前很喜歡凋謝的花，覺得美麗的花很土。但現在可能是年齡大了，越來越能看上花朵燦爛的一面。」李梓良說。

除此以外，李梓良以花朵來比喻一個生命過程，再從畫作中捕捉它們這璀璨的一刻，不但表達了他對「美」的追求，也向觀者展示自己正面、樂觀、力求向上的生活態度。在創作生涯中，一直崇尚自然的李梓良，從來不刻意迎合外界，更願意在創作中隨心所欲。「我希望畫畫的時候不要有太多的思考，或者有太多的理論。我內心自然湧流出來的情感，就自然成畫。」李梓良憶述，當觀者看見他這一批畫作的時候都說很美，而這種欣喜的氛圍正是他希望藉着藝術來創造，因為他相信藝術能傳遞美善。「畫畫能反映人生價值觀、習慣或者對事物的看法，這批畫作表達了我內心的喜樂和積極性。」李梓良坦言在藝術生涯多年，有了一定的歷練，不再像年輕的時候那般強求，學會了放下內心的包袱，所以作品也表現得更自由、更多耀眼的色彩。



展覽「溢流之美」現場。

作品《向日葵》。



作品《盛放》。



藝術家李梓良。



作品《九朵黃花》。



作品《藍調》。



作品《紫與更紫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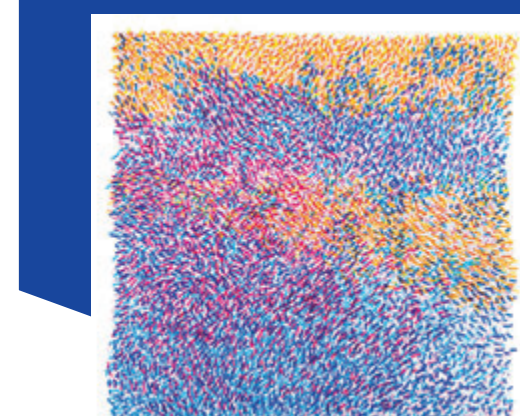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品《烈艷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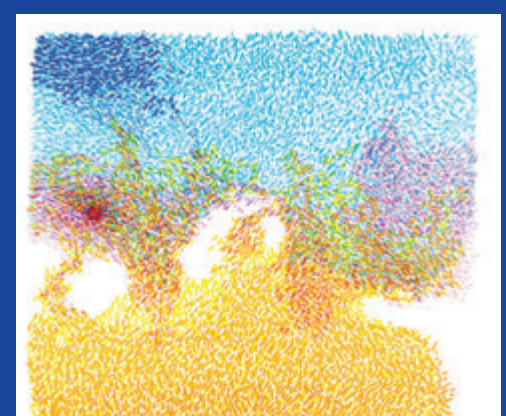
記者手記

筆下變奏 譜寫內心起伏

作品《烈艷》是李梓良唯一一幅有寫上年份和日期的畫作。這幅畫作讓他回憶起創作當晚是去年的11月15日，他在自己的工作室梓桐堂安靜地畫畫的同時，外面卻在進行社會運動，街上充滿吵鬧、混雜的聲音，兩個空間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。「外面的人一路在擲磚頭，我就一路畫，我希望用另類的能量來表達自己的情緒。」李梓良強調自己並沒有在抗衡什麼，只是覺得自己在用色彩來應對生命的起伏。「我和外面的人掌心握着的物料不一樣，心境也截然不同，所以呈現出來的效果突顯了一種極大的反差。」李梓良說。



李梓良以花來體現一個生命的過程。



梓桐堂展出的系列「結他花園」作品之一。



作品《藍玫瑰與紅花瓶》。



李梓良以花作為展覽主軸。

同步於梓桐堂展出的系列作品「結他花園」靈感來自於李梓良太太練習彈結他的畫面。李梓良憶述太太練習的時候總會發出一顆一顆音調，讓他馬上希望拿起筆去嘗試將顏料一下一下點綴於畫作之中。於是，李梓良一反過去掃顏料的習慣，他開始一筆一筆、沒有確定一個形態、隨心在畫紙上加上顏色。「太太將音調積聚成一個樂章，我就用顏料建構一幅畫作。」李梓良提到當時自己畫到感覺足夠的時候就停下來，並形容這種狀態就像是「遊花園」一般，毫無目的地拼湊出一幅描寫內心世界的圖畫。

多媒材作品在滬熱展 展當代藝術思辨性



石至瑩《萬佛洞壁》，布面油畫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導）全球新冠疫情肆虐，過去數月人類活動雖難受限，在另一層面上也是審視現實的良機。正在上海外灘三號滬申熱展的《勝境》，聚合了陳或凡、高偉剛、蔣志、靳山、李文光和石至瑩六位中國藝術家的最新作品，大部分展品始作於新冠爆發之初，從內容而言雖非直擊疫情，卻結合情感、知覺和現場存在感，帶領觀者深入自我本質，亦考察了當代藝術在這場充滿思辨性的休整和停頓中，如何呈現人生敘事。

參展的六位藝術家均在步入藝術創作生涯成熟期。一直以來，陳或凡作品探討的是將傳統的平面四方畫幅，重新構成具有深度、高度、寬度三維元素的建築異型。展覽

中，造型優雅的建築裝置一方面挑戰了觀者與傳統畫布的關係，同時也是藝術家對畫布多樣化展示方式的提議，要求觀者以更為動態的觀察方式接近作品。

高偉剛的創作跨越電影、裝置、雕塑、繪畫等多種媒介與表現形式。今次展出的純繪畫系列，以令人着迷又帶有壓迫感的珠穆朗瑪峰為主角，承襲他一如既往的精美造型和精湛技法。高偉剛刻意使觀者游離於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身份之間，通過作品的比例挑戰觀者，讓其反思自身與畫面之間的關係。

作為攝影師出身的蔣志，活躍於以影像為媒介的藝術實踐。《勝境》中所展現的作品，是他對塗抹於鋼板背面的油畫顏料進行擠壓，

濾過絲網呈現在畫幅正面的方法所創。這些看似簡單的線條創作，其實是將具象圖像推向抽象的邊界。

靳山對材料的嫺熟運用，體現在他的雕塑實踐中，其作品以綜合可塑性材料為主，近期納入了水泥、鋼筋等材料，引用古典雕塑，對其進行拆分組合。本次展覽展示了藝術家的五件頭像雕塑，有的看似稍縱即逝，有的則冷酷堅實，幽沉而邪魅。

李文光在他精巧的宣紙作品裏，運用了諸多材料，涵蓋水墨、油畫顏料、丙烯、中性水筆等。圖面當中，古生物學渲染、偽生物形態、科學研究公式及密密麻麻的數學幾何形態相互對峙。這些對立的表象，有時和諧，有時充滿張力，幾



李文光《科幻筆記》和《滴水獸》

何圖形似乎試圖控制正在繁殖的生態細胞。

石至瑩的展品，顯露出藝術家對自然的癡迷。《樹》系列的小畫，是其受到宋代山水畫啟發而創作，她對畫面整體結構刻意拆分，筆觸迭加塑造出曠野中植被的自由；較大幅的佛像系列則由人形構成，每具佛像的形狀在她一遍遍描繪下，略帶細微變化，同異之間映射出冥想的境界。



觀眾在欣賞展品，整個展覽將帶領觀者深入自我本質